

濟南文史資料選輯

第二輯

濟南文史資料選輯

第 二 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济南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目 录

和王尽美同志在一起的时候·····	荆树基	(1)
日寇占领时期济南的“涿源公馆”·····	王 鉴 雷广敬	(4)
我所知道的张宗昌·····	毕长风	(7)
张宗昌之死·····	王丕廉	(11)
韩复榘叛冯投蒋·····	李子久	(18)
韩复榘的山东民团和联庄会点滴·····	徐化鲁	(21)
李延年轶事片断·····	刘殿桂	(23)
“九·一八”后济南学生赴京请愿的回忆·····	刘继礼	(27)
济南市新市场的建立和发展概况·····	张效周	(40)
济南毛巾厂的组成概况·····	冯立善 李恩生	(44)
济南铭新池澡塘的过去·····	李浔之	(50)
德商济南礼和洋行简况·····	杨春吉	(61)
济南围棋百年史话·····	张成铨	(67)
我所知道的济南若瑟医院·····	<u>马骥文</u>	(71)
山东省天主教及天主教济南教区沿革 ·····	济南市天主教爱国会	(79)
解放前济南的游艺园与进德会·····	王 鉴 张友鵬	(84)
济南解放前一种特殊行业“长班”的概述·····	魏荣廷	(88)
对《济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的几点更正·····		(91)

和王尽美同志在一起的时候

荆 树 基

我和王尽美同志认识是在一九一九年春天，当时他在济南师范学校预科学习，是一九一八年秋考入该校的。因为一师原有校舍拥挤（在现芙蓉街南口的轻工业局），又在小北门外另辟一校舍，内有预科一班、讲习科一班，还有附属小学第二部（附小一部在南城根）。我于一九一九年春季考入济师讲习科，和尽美同志都住在小北门外的学校（习惯上称师范二部）。他是预科班的班长，我临时被指定为讲习科的班长，因为两班共同的事务，常常和尽美同志见面、闲谈。

王尽美（1898—1925年），原名王瑞俊，字灼斋，是莒县北乡北杏村人，父母都是当时北杏村地主家的佃户。我与尽美不但是同学，而且也是同乡，当时他二十一周岁，比我大一岁。他天资聪颖，各科学习成绩都很优良。他对语文尤有素养，能写旧体诗，常和个别同学以校园小景为题，互相唱和。我记得他的一首校园即景诗中有“云破天空飞健隼，柳覆溪岸啭黄鹂”这样的佳句。

王尽美同志小学毕业时成绩优异，自己又有志升学，正因为这样，他的亲戚、本家在他小学毕业时帮助他路费，让他来济南继续求学，考入了第一师范。第一师范是官费学校，学生待遇除管饭吃外，还发给制服。这样有了衣食，其他方面的花费就不多了。他常

对我谈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军国主义已经开始了对中国的侵略。他说，他来济南时，正逢济南市召开庆祝和平会议，当游行的队伍路过日本领事馆时，日人在屋顶上也高呼“和平万岁”，游行的群众报以极其愤怒的嘘声。王尽美同志积极参加了这一游行活动。

“五四”运动时，济南各校学生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济南学生同时罢课、游行。段祺瑞在山东的爪牙参战军第二师师长兼济南省戒严司令马良及警察厅长晋延年都不遗余力地破坏济南的学生运动，逮捕领导罢课的学生，迫使学校提前放假。在这次斗争中，尽美所在的预科跟随城里的本科参加了罢课、游行。我所在的讲习科由于多是小学教员，有的已从事小学教育多年，年龄较大，再加上来济不久，因此除参加游行外，很少跟随本科参加罢课。在此期间，与尽美见面较少，直到学校被迫提前放假回籍。

一九一九年秋后，我以同等学力考入山东公立医学专门学校（在北园白鹤庄），尽美已转入本科迁入城内宿舍，除开会游行有见面的机会外，其它时间就很少见面了。

一九二二年秋，山东医专附属医院迁到城里鞭指巷（现云彩街），三、四年级在附属医院实习的学生随医院迁到城里上课后，因学校无宿舍，所以学生自己在外赁屋居住。一九二二年，我在小布政司街西首（现省政府西街）一家咸菜店内赁屋居住。有一天晚上，尽美突然来了，他还象以往那样诙谐地称我“荆老头子”（我曾有一段时间任过莒县旅济学生会会长）。他告诉我，他和北京《晨报》的一位记者瞿秋白一同到苏联开会刚回来。他说苏联的状况有你意想不到的那样好，尤其对中国人更加亲切友爱（见面时热

情地称中国人为“伙计”）。革命后，苏联人民的生活还相当艰苦，一般人都吃黑面包（将麦秸烤焦后制成麦秸粉，掺入面粉内制成），而给我们的却是白面包。当时苏联人民的生活虽艰苦，但精神状态很好，人们都欢乐异常地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苏联并主动提出废除沙俄时代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等等。

这次见面后，又有一次在公园遇见了他。他说，他在“社会教育经理处”工作，未及详谈，他好象有事，匆匆离开了（当时王讷任山东教育厅长，厅内设有“社会教育经理处”）。以后也听其他同乡传说王尽美是在“教育经理处”经营进步书籍的。一九二三年我医专毕业后即到临沂第五中学工作，同年冬，听说王讷的教育厅长已被撤换，“社会教育经理处”也早已不存在了。以后不知尽美同志又去何处了，我常常思念他。

一九二四年，我由临沂五中回济，在日本同仁会济南医院工作。一九二五年春，孙中山先生逝世，在中山公园（即现在的人民公园）召开追悼会，我个人自愿前往参加。当时恰好遇见尽美同志，他身穿工人服装，戴鸭舌帽，背一蓝布书包，内有报纸（小报），在人丛中卖报。他将报纸给我一张，未及谈话即各自东西。不料这一邂逅竟成永别。小报内容曾记得有段描写纱厂工人生活困苦、工头压迫剥削工人等内容。报的名字已记不得，后来听说小报的名字是《晨钟报》，是王尽美主编的。

一九二八年，我由济回家探亲，这时正值北伐军到达济南。日本借故寻衅，导致“五三”惨案，日军强占济南。我留在家中未回济，在莒县城见到北杏村的人，始知尽美由济南转青岛工作后，因过度劳累和营养不良，传染上了肺结核病，回莒县原籍，于一九二

日寇占领时期济南的“泺源公馆”

王 鉴 雷广敬

七七事变后，济南沦陷时期，除了直接血腥镇压中国人民的日本特务机关和宪兵队以外，还出现了一种特殊的组织：“公馆”。起初它还是隐蔽的，后来其活动范围越来越大，故逐渐为人所共知。当时的济南市民，只要一听到“公馆”二字，人人谈虎色变，不寒而慄。在日寇占领的八年间，济南共出现了八处“公馆”，即“泺源公馆”、“凤凰公馆”、“鲁仁公馆”、“朝阳公馆”、“梅花公馆”、“千秋公馆”、“南新公馆”、“霞公馆”。其中“泺源公馆”声势最大，对人民残害最重。这些组织中的日寇和汉奸们，犯下的罪行是罄竹难书的，现在就我们所知道的“泺源公

五年不幸病故了，终年才二十七岁。

尽美同志遗有两子，长子名乃祯，当时随其舅郑景伊在莒县县立第一小学读书，小学毕业后，考入曲阜师范学校；次子当时在家，解放后，听说两子都到了东北军区。革命后继有人，尽美同志可以安心于九泉矣。

注：王尽美同志1922年赴莫斯科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

馆”的一些情况概述于下。

“冻源公馆”在济南市成立最早，起初人们称它为“城里宪兵队”。馆址坐落在旧西门大街（现在的泉城路）路南，原庆云金店、恒大银号、通济当铺的旧址。它是日本军阀武装宪兵组成的“1415部队”（队址在经五路纬二路）下设的便衣特务机构，负责人是日本战争罪犯武山英一。日本投降后，武山被枪决。其次还有日本人寺田和渡部等。下面还有些曹长、军曹、伍长。汉奸则有特务和日语翻译多人。另外还豢养着一些叛徒，如郭同震、邢仁轩等。公馆的主要任务是，负责搜集山东全省境内中国共产党、八路军的活动情况、侦察革命组织的隶属关系、装备概况及人数，并直接参加行动，破坏中共地下组织，逮捕爱国人士，办理审讯、移送和处理。在此工作的日本人，出入都要化装，有的穿着长袍马褂，有的穿着西服革履，还有的头缠毛巾扮作农民，行动诡密，出没无常。这些日本人，都在本国受过特工训练，号称“中国通”。他们不但能说流利的中国普通话，并且还会说山东的地方方言和各行业的隐语黑话，从语言上有时还真认不出是日本人来。

这个“公馆”豢养着为数不少的汉奸、特务、叛徒和日语翻译，大部分是朝鲜浪人，还有一些是自称“满州国”人的东北籍汉奸。这些家伙们，更是为虎作伥，狗仗人势，其凶狠贪婪，有时超过其日本主子。如著名的翻译官王承志（大连人），更是其中佼佼者，他住在本市县东巷南头，他手下有很多特属狗腿，他家里就囚禁着一些爱国者。在送往“冻源公馆”之前，他们照例先行审讯，所用的酷刑令人无法想象的残忍，如坐老虎凳、灌辣椒水、往指甲里钉竹签、火香戳、砸牙等等，每日惨叫哀号之声不绝于耳，住在

附近的居民和过往行人，都感到胆颤心惊。还有杨洪顺、张燕等人，他们也都有自己的一帮爪牙狗腿。这些人栽赃陷害，为虎作伥，不知有多少爱国志士和无辜良民，惨死在他们手中。如翻译杨洪顺，他既是武山、寺田的亲信红人，又是三番子（安清道义会）头子之一，在地方上有些潜势力。当时他住在大观园西门外，仗势欺人，无恶不作。大观园市场的商店摊贩，被他敲诈折腾得苦不堪言。每逢他外出的时候，总跟着一大帮狗腿子，有的牵着洋狗，有的领着猴子，他本人昂首高坐在包月车上，被佩枪带匕首的一群人保护着，真是威风凛凛，杀气腾腾。还有一个翻译名叫张燕，原来是个擅长摔跤的流氓，到处寻衅闹事，打架斗殴，人们怯于他的威势，没敢说个“不”字的。此外，朝鲜人大何、小何、大金、中金、小金，汉奸袁军之、吕麟士、曹翻译、高万华等人，虽然这些人气焰上稍差一点，但也和王承志一流人物同为一丘之貉。这些人有的自己开设大烟馆和赌博场，也有为别人扛枪顶招牌的。他们每天吞云吐雾，花天酒地，嫖妓宿娼，玩女招待，过着淫荡奢侈的无耻生活，挥霍的钱财，全系敲诈得来。

另外，“公馆”还利用了一批地方上的恶势力。这些民族败类，是地区和外县农村里的土皇帝。他们弄上几枝枪，纠集上一帮人，就“占山为王”，自封为“司令”、“团长”等官衔，打上“皇协军”的破旗，在农村里绑票抢劫，摊派捐税，杀害群众，奸淫妇女，真是无恶不作。有些小头头们，长期住在“公馆”里，挂上个“军嘱托”的名义，横行街市，招摇撞骗，为了献媚其日本主子，经常提供当地的八路军和游击队的情况，如齐河张团、禹城邱团、临邑何凤起团等等，都成了“公馆”的外围组织。

我所知道的张宗昌

毕 长 风

一、出身家庭情况

张宗昌字效坤，山东掖县祝家村人。父名张庆福、母侯氏。无兄弟姊妹。母因家贫改嫁贾姓，以后张宗昌当上大官，派人花了一千元银元及十亩地，把母赎回接到关外。父在吹鼓手乐队吹号筒及敲铛铛。张宗昌十几岁是地痞流氓，后因调戏妇女被控告，县衙役下来逮捕，他藏在邻居家没被抓到。以后乘船到东北，在大连、旅顺、吉林三道沟各处流浪，修过中东铁路，结交无业游民及红胡子（土匪）。后来有人推举他给宝棚（赌博场）看守大门。以后大伙

“泺源公馆”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到现在济南的居民，仍然记忆犹新。记得当时流传着两句顺口溜：“泺源公馆阎王殿，活人进去尸不见”。这歌谣就是当时人们在屠刀横颈时的抗议和控诉。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泺源公馆”的刽子手们多已伏法。今天，当我们回忆这血迹斑斑的历史时，感到无限愤怒。现在，不屈的人民胜利了，惨死在“泺源公馆”的烈士们沉冤得伸，当可含笑九泉。

集钱开宝局，推他为头头。从此他结交的人更多了。以后当矿警，又到海参威给华商总会当过门警头目。

二、辛亥革命时期

1912年他到上海游玩，有一次在戏园子看戏，当时演员说“有多少人马”，张宗昌闻听“哼”了一声，自言自语地说：“没有我的零头多！”这话当时被座旁一人听到，此人名叫胡肇祺，是革命党地下工作者。胡见张像貌不凡，身体魁伟，于是与张略为寒暄。戏后胡某约张到家，谈话很投机。胡某说革命需要人，即把张介绍给冷御秋（革命党负责人）。冷给张一个营长名义。张问：“能带多少人？”冷说：“五百人。”张说：“我的人多的多。”冷就给他一个团长名义，可带一千五百人。张还说不行，冷说：“先干着吧。”于是由胡肇祺租英国轮船，把张宗昌的人从大连秘密运到上海，编成光复军骑兵团，归冷御秋第三师指挥。张宗昌带兵北进，一气攻打到山东沂州府（现在临沂），围困三天没攻下。袁世凯派张勋、冯国璋率兵南下，与光复军作战。光复军大败，张宗昌投降。

三、投靠张作霖为山东督办

张投降军阀后，以后又结识了张学良，为张作霖所器重。后屡立战功，被张作霖委为山东督办。

1925年旧历4月15日，张宗昌到济南督办公署接任视事，保荐林宪祖当省长（前秘书长），参谋长金寿良，秘书长徐晓楼，高级顾问韩千古。省长公署主要人事：省长林宪祖，秘书长任凤岗，政

务厅长毛赛甫，财政厅长张子衡（后由杜尚继任），教育厅长王寿彭。军队编制共十个军，第一军张自兼，第二军军长张敬尧，第三军军长程国瑞，第四军军长方永昌，第五军军长王栋，第六军军长褚玉璞，第七军军长许琨，第八军军长毕庶澄，第九军军长朱泮藻，第十军军长杜凤举。第一先遣梯队司令聶卡耶夫（白俄），第二先遣梯队司令方振武，第八师师长卞英杰，卫队旅旅长祝祥本，炮兵旅旅长林泰，工兵旅旅长王砥周，骑兵旅旅长吴致臣，独立第六旅旅长张俊。另外五个镇守使：东昌镇守使娄和晴，曹州镇守使杜凤举（兼），益都镇守使翟文琳，烟台镇守使朱泮藻（兼），兖州镇守使张继善（兼）。

四、张宗昌在山东的罪行

张在山东无限制扩编军队，增加到十四、五万人，每年军费开支约一千多万元。他横征暴敛，挥霍无度，巧立名目，加征善后特捐，“讨赤”特捐，烟酒特税，货捐、房捐、印花税、验契税、落地税、产销税、登记税、牌照税、禁烟特捐，种鸦片大量征税，以上等等每年约一亿元。此外发行“金库券”一千五百万元，善后公债两千万。山东省银行（经理蒋邦彦）发行钞票及军用票都无限制。张付款给纸币，收款要现洋。省钞最后跌价每元三角，军用票最后跌价每元一角。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人民倾家荡产，商业倒闭的不可胜计。张修建私邸竟花二十万元。本人与父母每年举行三次大寿，原配袁氏及七姨太太也照例作寿。山珍海味，应有尽有。寿期赌博，挥金如土。张宗昌本人荒淫挥霍，上行下效，部下绑架勒索，明伙抢劫，强奸妇女，甚于土匪，给人民带来严重灾

难。他还残杀共产党人，封闭世界书局，把所有职员全部逮捕，在邮电局设检查员陶××，扣留海滨书店“觉悟”“收获”等杂志。

五、张宗昌在济南车站被刺丧命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张宗昌在日本得知日本侵华秘件，派刘怀周回国送报张学良。张学良亲笔写信命刘怀周返日请张回国。1932年春张回到北京，与张学良、吴佩孚、孙传芳、张作相，经常聚谈，感情密切。生活费由张学良供给，每月八万元。此时石友三去北京，与张宗昌联系，并为介绍韩复榘，拉拢关系，互相利用，企图东山再起。以后韩复榘给张宗昌打电报，请来济南。张学良、吴佩孚、孙传芳等人亲自劝阻，张不听，偷着来济。韩派程希贤代表迎接，由程希贤、石友三陪同与韩会面。临别时张把自用新式手枪送给韩复榘。当天晚上韩的参议张受箬（张旧部）到石家密报说，韩对张将不利。大家意见走为上策。第二天，1932年9月3日，张买了下午五时二十分车票，派人向韩辞行。韩闻讯在石家设午宴饯行。下午三时，韩借口阅兵辞去。后由程、石陪同到车站。程、石送张上车，寒暄数语下车。张送到车门时，预先准备的刺客郑继成、陈凤山，向张连发二枪，均未命中。张跑到餐车，跳下向北逃命。此时四面枪声大起，张头部被击中，郑、程刺客赶上，向要害处连击数枪，张即毙命。

张宗昌之死

王丕廉

一九三二年九月上旬，我从北京到山东泰安探望胞兄王赞亭。他是冯玉祥将军多年的随员，当时随冯将军隐居泰山普照寺。对于来晋谒冯将军的各方面人士，他都随侍在侧，负责接待和警卫工作。对于韩复榘谋杀张宗昌的内情，他深知底蕴，当时曾与我言及此事。不久，当我返京路过济南时，曾被韩之第三路军军法官石洁如留宿，此人是我的同学，刺张时他负责济南车站军警稽查工作，曾目睹当时车站警戒部署和刺死张宗昌的经过，对我言之甚详。为了符合历史真实，作者曾就教于现仍健在的王赞亭、刘翰成、郑继栋诸同志，并参考了刘子衡同志撰写的文史资料。虽然如此，错误或遗漏之处或仍有之，敬请知其底蕴者指正。

本文虽然主要是谈张宗昌的被刺，但为了使读者对张宗昌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所以对张的出身、经历也分别言及。今特概述于后。

一、从胡匪到光复军军官

张宗昌，山东掖县人，一八八一年生。父亲以吹喇叭、剃头为业，母亲是个巫婆。张因幼年家贫，所以只靠其姑母资助读了几年私塾。十五、六岁时，随其乡亲流浪到东北营口，在一家赌场里当

雇工。以后又到海参威华商总会当门警头儿，随后又在绥芬河、五站一带当了胡匪。辛亥革命爆发后，他结识了南方革命党人冷遁，遂在中俄边境联络胡匪数百人来到上海，参加了革命党人领导的光复军，被委任为骑兵团团长。

二、背叛革命投降军阀

一九一三年七月，革命党人黄兴在南京宣布独立，反对袁世凯，并命令张宗昌率部渡江与冯国璋、张勋作战。因张宗昌的部队纪律松弛，缺乏训练，以致全军覆没，张亦负伤投降了冯国璋。冯为了瓦解光复军，先后委派张宗昌充任旅长、师长等职。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冯国璋病死，张宗昌师在江西粮饷无着，就地筹款，兼之纪律败坏，遂遭到江西督军陈光远的袭击，张宗昌师全部瓦解。他只身逃出江西，潜往北京。到北京后，他去北洋政府陆军部清算军饷，领到二十万元的现款。当时正值直鲁巡阅使曹琨在河北保定设宴庆寿，张乃将所领之二十万元巨款铸成八个金寿星，作为寿礼奉献。曹琨受此厚礼，十分高兴，因而想再发给他一部分枪械，令他重整队伍再当师长；但因吴佩孚坚决反对，致使张的愿望落空。但他在曹琨处却结识了奉系将领张学良和张作相，这对他以后的飞黄腾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三、从投靠张作霖到出任山东督办

一九二一年，张宗昌接受了张学良的约请作关外之游。张到东北后，经其好友焦子静（同盟会员，山西响应武昌起义的领导人）及其盟员徐西园作书向张作霖推荐，得任张作霖之高参。一九二二

年春，张作霖委张宗昌为苏鲁别动队总司令，褚玉璞、王万金为支队司令，命他们潜入苏鲁边区活动，以策应东北军入关作战，消灭吴佩孚。但因张宗昌等到达苏鲁边境时，情况暴露，未能成功，乃撤回东北，张宗昌仍以高参身分居住奉天。一九二二年冬，吉林第三旅旅长高士宾勾结当地胡匪芦永贵反对张作霖，张宗昌自报奋勇前去讨伐。他仅带其旧部三百余人，虚张声势，前往五站讨伐高芦。张宗昌因早年在中俄边境五站一带当胡匪时，该地筑路工人和胡匪头目多系从山东掖县、黄县逃荒前来的老乡，当地的流氓恶霸也多系张宗昌的朋友，平时都有密切联系，加之高、芦两部又多系此类人物组成的，故张宗昌一到五站，该两部下级军官即将高、芦捆献张宗昌，张作霖对此大加赞赏。此时又适逢俄国白卫军在本国被革命军击败，由谢米诺夫率领逃到中国东北，粮饷无着，处境困难，恳请张宗昌收容。张宗昌认为这是个扩大势力的良机，当即应允。此次收编白俄军，张宗昌得到步枪八千余枝，机枪五十余挺，大炮十七、八门，此外还有大批弹药，实力大增。张作霖认为张宗昌胆大有为，乃委以吉林第三旅旅长。从此张宗昌青云直上，成为奉系军阀中的著名人物。以后张宗昌在直奉战争及对江苏齐燮元的战争中，屡立战功，部队发展到十万以上，声势显赫。一九二五年四月，张作霖乃委任张宗昌为山东督办。

在张宗昌一九二五到一九二八督鲁的三年中，罪行累累，罄竹难书。在经济方面，他发行了“山东地方公债”一千万元，“讨赤”每亩附加捐一千万元，军用票一千万元。向全省广大人民预征田赋至一九三九年，超征十余年。他又许可各县公开种植鸦片，征收重税。至于其他苛捐杂税，竟多达五十余种。对于富商巨贾、封

建地主也同样加以勒索，例如“东纲公所追索海防费”案，张宗昌向盐商勒索三百万元。至于其僚属贪污发财数百万元甚至数千万元者亦为数不少，张宗昌不仅不予追究，反称之曰“有才能”。此外，他还勾结日本帝国主义，收编土匪流氓扩充军队，随意在地方上征粮索款。他的亲信山东省银行行长蒋邦彦，为他滥发军用票掠夺民财达五千万元之多，存入大连日本正金银行。张宗昌失败后，日本人雇用蒋邦彦的仆人将蒋勒死，又将其仆人杀害，把这笔巨款全部吞没。在政治上，张宗昌不遗余力地反对革命、反对进步，他封闭进步报刊，镇压工人运动，凡是共产党人或是国民党人，一经被捕，立斩不赦。济南一师校长王祝晨，济南二师校长范炳农，都被迫离校他去。张宗昌还起用满清状元王寿彭任山东教育厅长，命各学校尊孔读经。张宗昌统治山东三年，给山东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祸害，人民恨之入骨，当时有几首歌谣唱道：“也有葱，也有蒜，锅里煮着张督办；也有蒜，也有姜，锅里煮着张宗昌。”这就说明了山东人民对这个混世魔王的愤恨。

一九二八年，蒋、冯、阎、李发动第二次北伐。张宗昌的白俄军在徐州一带全部被歼，直鲁联军撤出山东，退到滦东时又遭到张学良、白崇禧军的夹击，张宗昌的部队全部瓦解。他带着他的侍卫长刘怀周，化装漂海而走大连，一九三〇年，又逃到日本别府当了寓公。

四、被刺经过

“九·一八”事变后，张宗昌以抗日为名，于一九三二年从日本回到中国。到北京后，张宗昌与张学良、吴佩孚、孙传芳等过从